

#### 诗歌苑

## 梅花占据我的思想 (外二首)

○ 杨娅娜

身袭梅香,春风微甜  
融化我心中的雪  
云雾缭绕,托举点点红梅  
作为我为你写的诗句的注脚

牵手走在梅树下的暖  
胜过春景无数  
今日与你步入山中  
将梅花挽留在手

我徒生的自在化为七彩光谱  
我敬你健步如飞  
摘取爱的火焰呵护我  
也敬我渐缓的脚步  
尚能紧跟你的风景

圆形、椭圆形、方形的寺门  
是层层绽放的梅花,而我是  
你年轮中永不褪色的朱砂一染

### 拂晓时分

立夏的透明  
将山、树、海和小船  
拥揽入梦

大海是紫色的  
我的呼吸染透幽蓝  
云絮在天幕调弄墨色  
橘红洞开湖雾的面纱

加入海鸟的舞步

当双羽掠过细沙的信笺  
所有足迹都漫成  
大海正在书写的诗行

接住第一缕光  
醒着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破晓  
空气澄清  
一切重归辙迹

### 映入眼帘的柔软

我爱孩子们蹦跳时  
衣襟带起,淡淡的桂花香  
我爱她数落叶时  
指尖沾着的泥土气  
我爱月光漫过她睫毛时  
比星子更亮的情情话

我爱光与影的流动  
经过每一次抬头张望  
每一次俯身捡拾  
藏在所有不必言说的眼眸里

我爱一阵凉风  
停驻的每一个瞬息  
我爱它把金黄折成信笺的耐心  
我爱秋天里缓慢的弯曲  
稻穗垂向大地的弧度  
藏着被晒暖的谦卑  
我爱柿子树举起小灯笼  
这明晃晃的表达方式

## 四瓣蒜

○ 吕志军

老家的汉江边,沙  
瓢地,黄豆、花生长得  
好,蒜也长得好。春天下  
种蒜瓣,孟春吃蒜苗,初  
夏腌腌蒜薹,秋天出的  
大蒜,可以吃到来年。

汉江边的蒜,有多  
瓣的,也有一瓣的独  
独蒜。外皮看是白色,里  
皮实际是红色。红缎子  
裹玉,馋人。从小吃到大,  
倒也不觉得它有何特别,  
只道它是凉拌菜的

调味主角、油泼面的下饭灵魂。  
山东有朋友,神交十余年,始  
终未得谋面。某日,他突然来电,  
说即将偕夫人来西安玩。我自然  
喜出望外。

他们旅游完,我在北郊李胖  
娃水盆请他们吃羊肉。李胖娃水  
盆是地道的陕西风味吃食,炖的  
陕北羊肉嫩滑筋道,关中麦面月  
牙馍外脆里软。最有特色的是睁  
眼辣子:大碗精选尖椒辣面,与各  
色调料拌匀,锅里正翻滚的油,吱  
吱地泼入。随着热油下沥,辣椒咕  
嘟沸腾,辣呛香气登时四溢。此时

冰凉凉香油和醋迅疾注  
入,冷热相激,辣椒跳  
舞,油香喷涌,直教人呛  
红了眼睛也舍不得闭  
上。肉蘸辣椒,馍裹羊  
肉,咬一口,真个神仙味  
道!

我们吃第二个馍  
时,朋友说道,且慢!  
他探手入囊,摸出  
一把大蒜,笑道,一口肉  
一口蒜,神仙日子都不  
换。他介绍说,这是山东  
大蒜。山东大蒜分六瓣和四瓣。四  
瓣蒜牙多肉肥,适合大快朵颐,现  
在就羊肉刚好。剥开,果然蒜肉润  
泽,凝脂一般。用牙切开,蒜的辛  
辣和肉的酥软刹那快活了所有  
味蕾。

朋友返鲁前,把他专门筛选  
出来的一包四瓣蒜郑重交到我手  
上。开包,白色玉石一般,大小匀  
称,瓣瓣饱满。

我留一些吃,另一些埋入土  
中。

这样,山东的大蒜就长在了  
秦地。

# 那双鞋

○ 魏田田

看能不能挂上专家的号。我绞尽脑  
汁,把通讯录翻了个遍,动用了所有  
能用的关系,终于帮她联系到了省上  
的专家。

最后一次见二姑,是带着儿子去她  
家里。那时她已经做过数次化疗,整  
个人瘦了一大圈,头发掉了许多,精  
神也大不如前。可看见我们进门,她  
还是欢天喜地:“你们坐,我去给你们  
煮甜酒汤圆。”

我们说二姑你歇着,我们不饿。她  
不依,板起脸:“到了二姑家哪有不  
吃的道理?不吃不行!”不一会儿,两  
碗汤圆端上来,碗里装得满满的,汤  
圆白胖胖地挤在一起,甜酒的香气  
直往鼻子里钻。

我端起碗,咬了一口汤圆,糯米的  
软糯和甜酒的醇厚在嘴里化开,甜  
得有些发腻。

二姑这时牵着儿子的小手去院子  
里看鸡和鹅。小家伙第一次见那些  
活物,激动得手舞足蹈。一只大白  
鹅突然扇动翅膀,发出扑棱棱的响  
声,儿子吓了一跳,一屁股坐到了地  
上。二姑赶紧把他拉起来,手攥得紧  
紧的,一刻都没敢放开。儿子咯咯地  
笑,二姑也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脸上的皱纹像秋天的菊花瓣。

我坐在屋里,把那碗汤圆吃得干  
干净净。甜酒的味道从喉咙一直暖  
到胃里,暖得人眼眶发酸。我看着  
院子里二姑牵着儿子的背影,心里  
反复默念:二姑一定能跨过这道坎,  
她那么好的人,老天不会亏待她的。

十多天后,中午下班回到家,妻子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正换鞋,听  
见她“啊”了一声,然后就沉默了。我  
抬头看她,她的眼圈已经红了,放下  
手机说:二姑走了。

看路,那莽撞的、一往无前的冲  
刺,渐渐沉淀为一种沉稳的、慎重  
的姿态。这疼,是成长的印记。

人生旅途,会遇到一块又一块“  
绊脚石”,那些挫败、失意、突如  
其来的阻遏,当时恨得牙痒,事后想  
来,却常是命运最严厉也最慈悲的  
提醒,教人低头,催人清醒。

走着走着,迎面看到了一块告示,  
提醒山路正在维修,得绕道而行。于  
是按照提示,顺着路边石墩一步一步  
小心

我愣住了,脑子里嗡了一下,好半  
天没反应过来。

我们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准备  
开车赶回旬阳。出门前,我忽然站住,  
让妻子稍等,自己转身走进厨房,烧  
了一锅开水,从冰箱里翻出一袋速  
冻汤圆,一颗一颗地丢进锅里。

妻子跟进来,问我做什么。我没  
说话。

汤圆煮好了,我盛出来,放进一只  
白瓷碗里,摆在灶台上,双手合十,  
对着那碗汤圆,对着旬阳的方向,深  
深深地拜了下去。

“二姑,您走好。”  
话还没说完,眼泪夺眶而出。我  
蹲在地上,肩膀不停地颤抖。妻子  
走过来,把我搂进怀里,一只手轻轻  
抚摸着我的头发:“没事,没事,二  
姑能感受到你的心意。”

我知道她能感受到。就像我能感  
受到她那双鞋里每一针的温度,能  
感受到那碗汤圆里每一口的甜。人  
与人之间的恩情,不需要说太多话,  
鞋会记得,汤圆会记得。

如今儿子已经三岁了,那双小鞋  
他再也穿不下了。我把它收在衣  
柜的角落里,不常拿出来,但每次  
打开衣柜都会看见。它就那么安静  
地待在那里,藏青色的条绒布已经  
有些褪色,鞋底的白布也泛了黄。

可针脚还在,密密麻麻,整整齐齐。  
像一个人没说出口的爱,一针一  
线,都缝进了布纹里,永远也拆不  
掉。

我会一直留着这双鞋。等儿子再  
大一些,能听懂故事了,我会把它拿  
出来,放在他面前,然后慢慢告诉他  
——曾经有一个老人,和你只见过  
几面,却用一针一线,认认真真地爱  
过你。

前行。在一处凹陷地段,一块比其  
他石头大得多的青石,稳稳地嵌在  
土里,露出平整的踏面。我轻轻松  
松踏了上去,借助它登上了更高的  
石墩。回望这一段高低错落的石墩,  
它们在这崎岖的山路上,承托住了  
前行的游客,将他们送向更高处,  
这便是垫脚石了。这情景,勾起我  
对老家小河沟石墩子的回忆。那些  
石墩子,高出水面不多,每天早上,  
它们承接着我们一众小学生安然  
过河上学去;傍晚时分,又静静托  
举我们“咏而归”。不同的垫脚石,  
默默地托举我们渡河或登山,让  
无数前行者安然奔赴前程。

# 料姜石

○ 傅建华

料姜石,其貌

不扬,有些甚至很丑

陋,但它铺在路上,铆在

土里,守在沟岸上,为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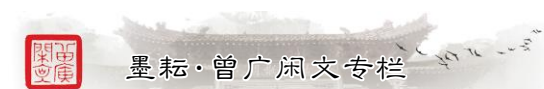
土站岗,与时光共

老。

喉管里吹进来的,它熟悉沟壑里的  
每一条皱纹,在土崖上碰撞,在地  
面上翻跟头,甚至在砾石的缝隙  
寻找流水的痕迹。

风声在沟里极具韵律感,穿过  
沟道,摩擦沟岸,发出铜管般苍老  
的啸音;灌进沟岔,再折返出去,  
带着古筝般的回音;猛撞崖壁,  
在料姜石嶙峋凹凸间反复撞击,  
敲出铮铮般粗粝的颤音。整条  
沟道,如黄土高原吹响的一只巨  
大的陶埙。

风中,崖壁上的黄土随风飞扬,  
很多土坷垃也纷纷剥落,溅在路  
上,抛入



## 登山遇石 (2)

○ 墨耘

它绊倒你奔跑的轻狂,让你在  
尘土中看清,没有一直平坦的路,  
没有无拘无束的现实,也没有随心  
所欲的狂奔。这块“石头”,教会  
人敬畏,敬畏世界的嶙峋,敬畏天  
地的无情,也敬畏自身的有限。为  
此,你得学会低头

黄土高原上,遍布沟壑,像肥  
胖的手背上,皴裂了无数道伤口。  
我居住的县城西边,就有一条漠  
谷沟。

顺着一条蜿蜒崎岖的土坡路,  
我走进了漠谷沟。山路一边倚着  
沟岸,一边紧临深壑。沟岸时而  
刀斫一样陡立,时而是一面缓坡。

陡立的沟岸,巍然站立。那垂  
直的切面像被钝刀切开似的,坑  
凹不平。土黄得发亮,黄得发白,  
像镀了一层粗糙的金箔。我仰  
头看它,竟有一种压迫感。不是  
因为高度,我惊叹黄土以如此直  
观、如此伟岸、如此豁达的姿态  
袒露它的脏腑,凝成了一座粗粝  
而苍劲的黄土雕塑。

仔细观看,表层的黄土呈褐色,  
隐着白色的、风化了了的植物根  
须。下层的土由黄而白,嵌着似  
石非石、似土非土、密密麻麻的  
料姜石。

这些嵌在土里的料姜石,个个  
都露出一副不肯驯服、冷硬的面  
孔。它们身上有孔,像一只只睁  
着的眼睛,盯着荒沟,盯着吹拂  
它们的风,盯着从它们头顶晃过  
的云朵。黄色的土崖,像一面浑  
黄的湖泊,料姜石,如在湖中  
游荡的蝌蚪。在这荒凉、死寂的  
土沟里,它们,能让人感到一种  
跃动,一种巨大的力量。

起风了。风顺着沟道撞过来,  
它的叫声不像平原上的呼啸,也  
不像树林间的低吟,而是像黄土  
高原上的信天游一样,悠长而有  
穿透力。风像是从岁月的